

黄元御故居行

在昌邑的一份资料中，我看到了一张黄元御故居的照片。草堂五间，青砖为墙，前出廊檐，格子门窗，顶上覆了厚厚的麦秸，古朴幽静，与普通的民居并无大别，不同的是，那正门上方乾隆亲题的“妙悟岐黄”匾额，让人感觉到这住处主人的不凡。

是因对黄元御的崇敬，还是因自己也拉过半年药匣子，读了几本中医书，对中医中药原就怀有一份情愫，我忍不住去昌邑，实地瞻仰黄元御故居了。

出乎意料，黄元御故居在几年前就被推倒，建起了新的楼宇。那故居是永远地不复存在了。遗憾、怅惘、惋惜，又让人无可奈何。

然而，人们告诉我，为了纪念这位清代名医，在县城又辟地仿建了黄元御故居，这使我在失望中似乎得到了一丝慰藉。世界本来是从无到有的，这有，最终也是要化为无的。偌大的阿房宫不是也没有了吗？即使万里长城，如果不是时有修补，也会覆为平地、化为乌有的。这黄元御的故居，还算幸运，扒了旧的，又建了一座新的，虽然新的比旧的味道淡了许多，可比起一笔抹掉，还要好一点，毕竟还有一个象征，供人们瞻仰、凭吊。

这样胡乱地想着、宽慰着自己，穿过繁闹的街市，就看到了一座青砖黛瓦的门楼，这就是新建的黄元御故居。

走进大门，粉白的影壁前端坐了黄元御塑像。一袭布衣，和迥的眼神里含着睿智，儒雅的神采中透着傲岸，右手轻举，左手稳稳地扶着一帙书籍，约十数卷，这是他的医学著作。黄元御的医学，遍览百家，直追黄帝、岐伯、越人、仲景四圣，发前人所未发，立论著述达十五种之多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其《素灵微蕴》《四圣心源》《长沙药解》《玉楸药解》等十一种、一百零五卷。

转过影壁，是宽阔的庭院，无古木，亦无繁花，空空旷旷。数株小树悠悠地生长在那里，添了几份幽静。五间正房亦如照片上的模式，矮厦格窗，三明两暗，“妙悟岐黄”的匾额也移到这里，挂在了正中。那两侧的墙壁上，有简介，有叙述，有名人的题咏，概括了他的一生。

墙壁洁净，叙述简明，似乎是有意不染一尘、不赘冗言的。然而这扼要，也窥见了黄元御的大概。

黄元御“少负奇志，颖异超人”，十八岁中秀才，人皆视为国器。他自己也想奋步青云，做一番大的事业。然而，命运多舛，可惜得很，三十岁的时候，突患眼疾，又为庸医所误，左目失明，断了仕进之路。这样的打击，并没有使他消沉，不为名相济世，便为名医济人。他杜门谢客，罄心渺虑，十年奋斗，浸浸有成，遂医名大振。乾隆十年，皇帝病了，几经调治，不见好转，太医束手无策。时值黄元御游学帝京，被荐到皇宫为乾隆诊治。乾隆有些不放心，便让一官女当替身。黄元御切脉后，侍官请处方，黄元御道：“龙体凤脉，乃不治之症。”乾隆这才感到了黄元御的不一般，让黄元御为其切脉医病。几服药下去，乾隆竟然痊愈了。赐钱物不收，乾隆便给他题了匾，并留为御医，还给了他一副玉石象棋、一个楸木棋盘，不时地对奕几局，黄元御也就有了“玉楸子”的雅号。

黄元御事君四年，也算是稳稳当当的，可让他遗憾的是，无法实现自己行医济世的初衷，便托故离开帝京，回到了故里。后又召，他冒了欺君之罪，使人报了一个病故，让皇帝死了那份心。从此，黄元御一边潜心治学，一边热心地为百姓治病，终成一代大师，实现了他不为名相即为名医的夙愿。

眼疾让他改弦更张，这真有些祸兮福兮了。

立在这简朴的正房前，看这偌大的庭院，了无遮拦。东西两厢房锁了，隔窗也未窥见什么奢侈，与外面的繁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，显得这里有一些清冷、孤寂。黄元御除了游学和四年御医外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读书、释疑、著书、诊病的，似乎证明了一个道理：成就一番伟业的人是不喜欢热闹的，是孤独的行者。

听说黄元御的墓还在，就在他的故里黄家辛戈村。黄元御生于斯，长于斯，长眠于斯。几十年探寻古籍，爬罗剔抉，杏林一帜，高标卓立，尤其那傲岸的风骨，让人折服。这陵墓是要拜谒的，我便寻觅而去。

墓在村中，占地约半亩，四周围了栅栏。护墓者是黄元御的后人，朴实憨厚里又有几分率直。他热情地引我走了进去。墓不高，枸杞、酸枣、野菜绿茸茸的一片，遮蔽了那丘黄土，几畦菜蔬青青碧碧，两行枣树也正茂盛着。立在这墓地里非但不感萧索，还有几分清朗朗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，乡人仰慕黄元御的潜德，请入了乡贤祠，后人在其墓前敬立了石碑。碑今犹在，高约两米，字虽有些漫漶，仍可识读，既追述了先人的学识品行，又自勉自励，定要宏扬家学，以无坠事业。

看到我们在读碑，村民聚拢上来，讲起了黄元御，脸上洋溢着光彩，话语里充满了自豪。护墓者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：一位外地在此打工者，患病四处求治不愈，到这墓上挖了一些苦菜，摘了几把枸杞，在地上捡了一口袋酸枣，回家熬汤饮用，几天就病好如初。言之凿凿，似乎黄元御墓地里的草木都有济世救人的灵性。

走出墓地，回首伫望黄元御坟莹，一片葱绿，一片朴茂。黄元御精神不朽，医术也将永久地传承下去。

谒刘墉墓

刘墉乃清代大学士，与父两代为相，书法列清四家，政声书声皆为世人称道，名垂青史。世传《刘公案》，虽多有演绎，然亦道出人心所尚。

刘墉籍原属诸城，今归高密所辖，逢戈庄是其故里。己卯岁暮，因公务至此，欲往刘墉故居瞻观。王君告曰，刘墉故居，1949年左右尚存，后村庄规划，荡平重建，现故居原址所建房屋，与民房无异，亦非其后人所居，实无可瞻观处。又询其墓，告曰：原墓甚大，惜已平掉，其时有少量文物出土，旋即散失。十年前，其族后人在原处堆土为坟，既小且矮，实不足为观。然余以为，凭吊古迹，非游山玩水，不计宏丽与否。王君即引车前往。

腊月深冬，朔风凛冽，黄土漫天，败叶萧索，断枝零落，麦苗蔫萎，衰草枯黄。旷野处一土堆子立，此即权倾一代、文盖四方、书流百代刘墉之墓也。

墓高不足五尺，径不满三尺，四周不置一树，仅有荒草蔽土，寒风已吹折过半。墓碑仅二尺余，字不入规矩，刻工亦劣，聊胜于无而已。余拜毕肃立。

遥想刘墉当年，侍于君王之侧，谋划军机大事，言听而计从；讲论古今文章，情投而意合。出入朝野，前呼后拥，赞誉之声不绝于耳；四方拜贺，鱼贯而至，奇宝珍玩不绝于目。偶有闲暇，归至府第，明窗净几之下，挥毫泼墨，拈子对弈，潇洒倜傥，固一时之风流也。时有政务报来，侍人恭立于侧，稍事沉吟，即提笔点批，文笔流畅，意旨凿凿，斩钉截铁，无愧一代英才也。

刘墉书法，墨浓笔饱，雍容大度，学颜而出新意，苏蔡笔法亦参其内，貌丰骨劲，韵厚味足，禅意深藏，独成一家，时人莫不珍之，雅号“浓墨宰相”。此非仅官高，实乃才华也。

然才大难延时岁，官高亦难越百年。今仅留一孤冢在野，日经风雨，夜眠狐狸，此其志得意满时可料及乎？转而念之，亦无需为之悲也。想刘墉仕途通达，官至极品，男儿之志得展，此一足也；运筹帷幄，决计千里，且政声可嘉，上耀宗祖，下荫子孙，英雄之愿得偿，此二足也；书艺乃余事，却名显当世，为后人所法，此三足也；聪慧睿智，谈吐诙谐，伴君之臣能以善终，此四足也。有此四足，史有几人，世有几人？何须因冢小、碑劣、祭微而叹，更何况世间自有口中碑、心中墓也！